

追忆痛别恩师蒋华良院士

2022年12月23日傍晚，惊闻噩耗，犹如噩梦，至今不敢相信。恩师的谆谆教导与音容笑貌，与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，心痛不已。千言万语却一片空白，几天来勉强记录以下哀思。

2002年有幸成为蒋老师的弟子，来到当时还位于徐家汇的上海药物研究所小洋楼。蒋老师每天都比我们早到实验室，又都比我们晚离开实验室，他勤勉工作的身影令我敬畏。在药物所三年的博士求学中，蒋老师的严谨治学，对我们学习中的严格要求，使我每次见到蒋老师都有点怕。然而，与蒋老师的更多相处，尤其是对我工作，以及对我家人的关爱与支持，让我认识到了恩师的另一面——提携后辈、热爱生活、细心体贴以及作为父亲的侠骨柔情。

博士毕业后，在朱老师推荐下到新加坡工作。2007年春天，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和陈刚师兄迎来了蒋老师、朱老师的来访。刚到住处，蒋老师就让带他们来到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办公室办公，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要准备。在新加坡的那几天，我的办公室就被一直工作的蒋老师征用。在吃了东海岸珍宝楼的螃蟹之后，蒋老师就说味道不好，他要烧辣椒蟹给我们吃。斯里兰卡大螃蟹个大肉多，大钳子能夹断手指。虽然那时候已来新加坡两年多了，苦于不知如何清洗与烹烧，我们

还从来没有吃过螃蟹。在蒋老师的示范下，我学会了怎样剥开蟹壳，怎样刷洗螃蟹的外壳和蟹身。那天晚上蒋老师还邀请了新加坡理工学院 Dr Pual 一家，五家一共二十多人。新加坡一年只有一个季节——夏天，厨房里熊熊的炉火，呼呼地抽油烟机。蒋老师一边烧，也一边给我们讲解着怎样注意火候，该什么时候下什么料。第一锅螃蟹出炉的时候，蒋老师早已汗流浹背。三个螃蟹一大锅，蒋老师连续烧了七锅。那时候我儿子还小，还没吃完就闹着要睡觉，我老婆就带儿子回家睡觉了。当蒋老师终于做完了螃蟹，看到我夫人孩子不在那里了，特意让我拿着螃蟹给他们送去，侠骨柔情的恩师！听说是老师专门给留的螃蟹，我夫人非常感动，当时对我说：“我觉得蒋老师比我自己的导师还亲呢”。

更记得 2012 年从澳大利亚回国，那时候我女儿才 7 个月，已经认生，除了爸爸妈妈，谁也不允许抱。奇怪的是，蒋老师抱她却不哭，蒋老师还向徐老师炫耀：“看，让我抱，不让你抱”。从龙阳路地铁站到药物所的全程，蒋老师一直抱着我女儿，他有个遗憾：“我女儿小的时候，因为工作忙，我几乎没有抱过惜惜，我多抱一会”。我女儿很开心，一路上手舞足蹈。下车后，蒋老师笑着说：“嗯，小朋友把我的脸都抓破了”。我夫人忙说：“这个小朋友也太大胆了”。当时大家的笑声，至今还萦绕在耳畔！

2021 年 7 月 25 日，蒋老师来昆明，蒋老师比上次看上

去更消瘦了。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，一路上，蒋老师不停地忙着打电话，几乎没有什么交流。蒋老师进安检门那一刹那，一手扶着电话，倾斜身子背着电脑包，向我们点头作别的情景，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，谁曾想竟成永别，永远不曾想到，这竟然是与恩师的最后一面，再没机会聆听您的教诲指导！

一直在给恩师添麻烦，从未曾为恩师做点什么，这让我后悔万分！如果少麻烦您一点，现在的噩梦是不是就可以醒来？我会永远记得您的教诲，恩师，您一路走好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

2022年12月26日学生左之利于上海